

踢门限儿

□史新会

“门限儿”是门下的横木,为内外之限。“门限儿”听起来好像有点土,其实非常古雅,早在1800多年前就出现了,是“门槛”最初的叫法。踢门限儿是我老家清苑的一种风俗,结婚第二天,新媳妇到五服内的族人家中认家门,拜望长辈。

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村里谁家办了喜事,新媳妇在新婚第二天吃过早饭先要去拜祖。在本家嫂子的带领下,小侄子抱着一床褥子,后面跟着新媳妇和新郎,有说有笑,直奔祖坟。

来到坟前,他们把带来的水果供品摆在供桌上,满满斟上一杯酒,点燃烧纸,小夫妻早已端端正正地跪在小侄子铺好的褥子上,面色凝重。嫂子站在一旁,笑吟吟地对坟莹说:“爷爷奶奶,添人进口是大喜事。你们最疼爱的小孙子结婚了,媳妇端庄秀丽贤淑,今天小六子带着新媳妇来拜祖。往后,望你们保佑他们平安健康,早日给你们生个重孙子。”新媳妇满脸通红,面带娇羞,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。

从坟地出来,嫂子领着开始踢门限儿。一路上,嫂子不住地逗新媳妇。“小六子听话吗?不听话

告诉我,看我怎么收拾他!”“你怎么不说话?老笑什么?看把你美的。”……新媳妇低头不语,偶尔偷眼看看嫂子,扑哧一笑。

来到一家大门外,嫂子停住脚步,放低声音,告诉新媳妇这是谁家,该叫什么,家里有什么人,要注意什么……说着话,走进院子,嫂子大声喊:“婶子在家吗?您看看谁看您来了?”“在呢,在呢……”应着声,掀门帘迎出来一位老妇人,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,“快,快,屋里坐!”拉着新媳妇便往屋里走。

进到屋里,婶子一个劲地往上让:“炕上坐,炕上坐……”新媳妇不敢坐,嘴里叫着“婶子”,便要跪地磕头行大礼。“可不兴这个,这都是老礼了。”婶子板起脸,一把拽住新媳妇,按到炕沿上,“今天,你能过来看婶子,就比啥都强。”说着话,婶子的眼早就笑成了一条缝。

婶子端出花生、瓜子,直往新媳妇面前送:“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,这花生、瓜子都是婶子自己种的、炒的,你尝尝。”“您别忙活了,婶子。”新媳妇侧身斜靠在炕沿上,捏了两颗花生。婶子又抓起花生塞进小侄子的口袋里:“小子,

你吃。”回头笑着跟新媳妇说,“侄儿媳妇看着就高兴,跟画上画的似的,又懂礼数……”

“婶子,我们也不能久待,您这儿是第一家,别人家还都没去呢,我们先转转去。”嫂子起身,向婶子道别,转身往外走。“多歇会儿吧。”婶子边送边说,拽了一下嫂子,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两块钱,塞到嫂子手中,“大侄媳妇,没多有少,是这么个礼儿。”“不用,不用……”推让了两下,婶子把钱装进了嫂子的口袋。

送出大门,嫂子和新媳妇回转身再次跟婶子道别:“婶子,回去吧,外边冷,我们走了。”看着走远的身影,婶子挥着手喊:“知道家门了,往后勤过来玩。”“哎——”妯娌俩挥挥手,没再回头。

一家挨一家,直转到将近中午才回到家中。嫂子跟婆婆汇报,净去了谁家,见到了谁,问婆婆落下谁家没有。婆婆想想:“没有!”嫂子这才从口袋里往外掏钱,一边掏一边说,这家一块,那家两块,就三奶奶最大方,给了5块。老人拿出两块钱递给小孙孙:“跟着跑了半天,怪累得慌的,买糖去吧。”剩下的钱整理成一沓交给新媳妇:“这是你辛苦来的,收起来吧。”回头对大媳妇说:“谁家多少,你记上,这都是账。”

蒲团子编织的乡愁

□徐朝

暑假的一天上午,我带孙女回农村老家。我从配房里拿出一个用红高粱叶编织的蒲团子,来到客厅席地而坐。我眯缝着眼,似乎看到老娘用高粱叶一把一把地编织蒲团子的身影。孙女不解地问:“爷爷,你坐的是什么东西?”我仿佛从梦中惊醒,忙说:“这是你老奶奶编织的蒲团子。”

蒲团子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农村妇女常常坐着的器物。大多为圆形,直径大约五六十厘米,高50多厘米,也有80多厘米的。还有长方形的,长一米多。夏天夜里在院中坐着蒲团子很凉快。据史料记载,起初蒲团子是用草编织的圆形垫子,供人坐禅及跪拜,以免地上的灰尘弄脏了衣服,后来好多地方人们都仿照蒲团子的形状,就地取材编织出多种多样的蒲团子来。

我老家的蒲团子大都是用红高粱叶、麦秸秆、茅草编织而成的。小麦、红高粱是我们老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,渠、沟两旁茅草生长得旺盛,找原材料很方便。在生产队长允许的情况下,去红高粱地里掰些红高粱叶,去打麦场里用草筐背几捆没有麦穗的秸秆,存放在家里,趁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时编织。

事先将红高粱叶、茅草晒得发蔫,麦秸秆用水浸泡,使它们不再发脆而变得柔软,以便于编

织,然后像拧麻花梳辫子一样拧成绳子,再把绳子一圈圈地编盘起来。当然有的人喜欢坐高一些,得把第一层盘好后中间铺垫一些杂草类的东西,再盘第二层、第三层。也有喜欢长方形的,绳子就得长一些。蒲团子编织好以后再放到太阳底下晒着,晒干后就完成了。

从我记事起就时常见到妇女们提着蒲团子随地而坐,十分方便。那时常见她们坐在蒲团子上烧火做饭、做针线活、乘凉、拉家常,她们的身影也成了乡村一道道靓丽的风景。

我母亲心灵手巧,双手纤细却很有劲。回想起来,母亲编织蒲团子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她坐在马扎子上,手拿着柔软的红高粱叶,似乎像制作工艺一样,用力把红高粱叶拧成麻花似的绳子,再把绳子从小圈套到大圈盘成蒲团子,拧得匀匀的,编得圆圆的。母亲把自己的辛酸故事和美好梦想都编织到蒲团子里,蒲团子一圈又一圈,母亲的故事也是一串又一串,母亲看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漂亮的蒲团子,会心地笑了。

那个时代农村没有电,文化生活又匮乏,每逢夏日的夜晚,人们吃过晚饭都不约而同地 go 大街上乘凉。我家临街住,每到夜晚,大门西边是一群坐蒲团子的女

人,大门东边是坐小板凳、马扎子的男人。男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庄稼长势如何、年景好坏,有时也有人说一段无伤大雅的段子,逗得人们哈哈一乐。男人有男人的话题,女人们就显得文雅多了,但也有她们的乐趣,张家长李家短、三只蛤蟆六只眼,乱侃一通。有时路奶奶会给人们说一段《杨家将》或《岳飞传》,人们都竖起耳朵听。路奶奶不识字,她爹是说书先生,她在娘家时,她爹头说唱前会把故事演习一遍,路奶奶记性好,把故事都记在了心里。二大娘爱说笑话,说段笑话逗得哄堂大笑。这时就听门东的男人说,你们听坐蒲团子那边挺热闹。

夏日的夜晚,高温难耐,蚊叮虫咬,母亲在院中铺好她亲手编织的长方形蒲团子,上面铺上床单,把我抱到蒲团子上,给我唱:“月老娘,嘎嘎嘎。爹织布,娘插花。孩子哭,买个烧饼哄哄他。爹一口,娘一口,咬了孩子的手指头。孩子孩子你别哭,给你买个拨浪鼓。白天拿着玩,黑天吓犷犷。”随后,娘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,听着听着,我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梦乡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,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,蒲团子已渐渐渐远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但我始终没有忘记,因为我毕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,更因为蒲团子里编织着我浓浓的乡愁。

喜饺子

□葛海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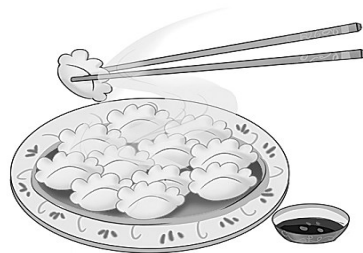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四月

吃喜饺子这一传统习俗至今在我老家一带仍流传着。

新郎新娘成亲之日,从早上忙到中午,各种仪式都举办完毕,到晚饭时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——吃喜饺子。

与其说“吃”不如说“抢”。

捞忙的人及亲属们都相继离去,下午只剩下本族部分男女老少,这时主家把备好的饺子用材拿出来,然后大家有说有笑地包饺子,屋里屋外到处洋溢着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国家还是一穷二白,粮食产量很低,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饺子,平常很少见。但谁家孩子结婚,晚上的喜饺子再穷也得吃,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习惯。

所以谁家娶媳妇,乡亲们都会赶过来聚在院里,有的自带箬篱,还有的带上筛子。大家随意聊着家长里短,不时瞧瞧那口热气腾腾的八印大铁锅……

当然,来者也不全是为了吃饺子,因为是大喜日子,大多是凑热闹、逗乐子。乡亲们要是不来,说明主家没人缘。

饺子包好了,先把新娘子那份煮好,由嫂子们端到新娘面前,然后有专人用筷子按顺序送到她的嘴里,因为事先分别在饺子里包了糖、枣、花生……

新娘吃第一个,周围人们会吵吵着问:“什么味?”

新娘则腼腆地说:“甜!”

“甜”字寓意小夫妻恩爱甜蜜,今后的生活幸福美满。

第二个饺子又吃了,人们又问:“吃到什么了?”

新娘笑着说:“枣!”

“枣”谐音“早”,寓意早生贵子,传宗接代。

第三个又送到新娘嘴里,这次还没等人问,新娘大声说:“花生!”逗得人们开怀大笑。

“花生”意为改着样地生孩子,有男有女,人丁兴旺……

接下来是众人吃饺子环节,那时主粮都是山药面、玉米、高粱等,此类面粉特别发散,没拉力,人们只好掺上少许白面或抓上几把榆皮面作粘合剂,保证饺子下锅不烂。饺子馅更是五花八门,夏天还好凑合,特别是冬天,人们只好用干白菜或干萝卜缨子,还有人别出心裁,去地里割麦苗……

饺子煮好了,临时负责人喊道:“吃喜饺子喽!”

人们一窝蜂似的冲向大锅台,开始几份还有顺序,不一会儿就把掌勺的挤到一边去了。局面失控,人们开始用自带的家伙下手了,你捞他捞,你拥我挤,饺子汤四溅,烫了手的烫了脚面的,现场沸沸扬扬,抢饺子进入高潮……

再看院里屋里,墙角旮旯都是吃饺子的人。因为没那么多碗筷,人们就地取材,就用石板片托着吃,还有的晾到院里烧香供神用的台子上用手抓着吃,讲究一点的折两根小棍或找两根秫秸尖做筷子……看吃相可谓千姿百态,观场面可说热火朝天,嬉笑声弥漫整个夜空……

如今人们过上了小康生活,别说白面饺子,就是大鱼大肉也不新鲜了。喜饺子还在吃,虽然没有了以前那种热闹场面,但它时常提醒人们,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,紧跟新时代的步伐,实现更美好的未来。